

景明刻本子

彙

四



史記列傳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
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
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他爲南越王陸生卒拜
尉他爲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爲大
中大夫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祖罵之曰迺公居馬
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
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
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
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
之高帝不懌而有慙色迺謂陸生曰試爲我著秦所以

陸子

儒家四

漢中大夫陸賈撰

道基第一

傳曰天生萬物以地養之聖人成之功德叅合而道術
生焉故曰張日月列星辰序四時調陰陽布氣治性次
置五行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陽成雷電陰成雪霜養育
群生一茂一亡潤之以風雨曝之以日光溫之以節氣
降之以殞霜位之以衆星制之以斗衡苞之以六合羅
之以紀綱改之以災變告之以禎祥動之以生殺悟之
以文章故在天者可見在地者可量在物者可紀在人

者可相故地封五嶽畫四瀆規洿澤通水泉樹物養類
苞殖萬根暴形養精以立群生不違天時不奪物性不
藏其情不匿其詐故知天者仰觀天文知地者俯察地
理跛行喘息蛸飛蠕動之類水生陸行根著葉長之屬
爲寧其心而安其性蓋天地相承氣感相應而成者也
於是先聖乃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
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
序於是百官立王道乃生民人食肉飲血衣皮毛至於
神農以爲行蟲走獸難以養民乃求可食之物嘗百草
之實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穀天下人民野居穴處未

有室屋則與禽獸同域於是黃帝乃伐木構材築作宮
室上棟下宇以避風雨民知室居食穀而未知功力於
是后稷乃列封疆畫畔界以分土地之所宜闢土殖穀
以用養民種桑麻致絲枲以蔽形體當斯之時四瀆未
通洪水爲害禹乃決江疏河通之四瀆致之於海大小
相引高下相受百川順流各歸其所然後人民得去高
險處平土川谷交錯風化未通九州絕隔未有舟車之
用以濟深致遠於是奚仲乃撓曲爲輪因直爲轆駕馬
服牛浮舟杖楫以代人力鑠金鏤木分苞燒殖以備器
械於是民知輕重好利惡難避勞就逸於是臯陶乃立

獄制罪懸賞設罰異是非明好惡檢奸邪消佚亂民知
畏法而無禮義於是中聖乃設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
下之儀明父子之禮君臣之義使疆不凌弱衆不暴寡
弃貪鄙之心興清潔之行禮義不行綱紀不立後世衰
廢於是後聖乃定五經明六藝承天統地窮事察微原
情立本以緒人倫宗諸天地缺一字脩篇章垂諸來世被諸
鳥獸以匡衰亂天人合策原道悉備智者達其心百工
窮其巧乃調之以管絃絲竹之音設鐘鼓歌舞之樂以
節奢侈正風俗通文雅後世淫邪增之以鄭衛之音民
弃本趨末伎巧橫出用意各殊則加雕文刻鏤傳致膠

漆丹青玄黃琦瑋之色以窮耳目之好極工匠之巧夫
驢騾駱駝犀象瑋瑁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擇
地而居潔清明朗潤澤而濡磨而不磷涅而不淄天氣
所生神靈所治幽閒清淨與神浮沉莫之効力爲用盡
情爲噐故曰聖人成之所以能統物通變治情性顯仁
義也夫人者寬博浩大恢廓密微附遠寧近懷來萬邦
故聖人懷仁仗義分明纖微忖度天地危而不傾佚而
不亂者仁義之所治也行之於親近而踈遠悅脩之於
閨門之內而名譽馳於外故仁無隱而不著無幽而不
彰者虞舜蒸蒸於父母光耀於天地伯夷叔齊餓於首

陽功美垂于萬代大公自布衣昇三公之位累世享千
乘之爵知伯仗威任力兼三晉而亡是以君子握道而
治據德而行席仁而立杖義而彊虛無寂寞通動無量
故制事因短而動益長以圓制規以矩立方聖人王世
賢者建功湯舉伊尹周任呂望行合天地德配陰陽承
天誅惡剋暴除殃將氣養物明缺一字設光耳聽八極目觀
四方忠進讒退直立邪亡道行姦正不得兩張缺一字本理
杜漸消萌夫謀事不並仁義者後必敗殖不固本而立
高基者後必崩故聖人防亂以經藝工正曲以準繩德
盛者威廣力盛者驕衆齊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

而亡故虐行則怨積德布則功興百姓以德附骨肉以
仁親夫婦以義合朋友以義信君臣以義序百官以義
承曾閔以仁成大孝伯姬以義建至貞守國者以仁堅
固佐君者以義不傾君以仁治臣以義平鄉黨以仁恂
恂朝廷以義便便美女以貞顯其行烈士以義彰其名
陽氣以仁生陰節以義降鹿鳴以仁求其群關雎以義
鳴其雄春秋以仁義貶絕詩以仁義存亡乾坤以仁和
合八卦以義相承書以仁叙九族君臣以義制忠禮以
仁盡節樂以禮升降仁者道之紀義者聖之學學之者
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陳力就列以義建功師旅行陣

德仁爲固仗義而彊調氣養性仁者壽長美才次德義者行方君子以義相褒小人以利相欺愚者以力相亂賢者以義相治穀梁傳曰仁者以治親義者以利尊萬世不亂仁義之所治也

術事第二

善言古者合之於今能術遠者考之於近故說事者上陳五帝之功而思之于身下列桀紂之敗而戒之于已則德可以配日月行可以合神靈登高及遠達幽冥聽之無聲視之無形世人莫覩其兆莫知其情校脩五經之本末道德之真僞既缺一字其意而不見其人世俗以

爲自古而傳之者爲重以今之作者爲輕淡於所見甘
於所聞惑於外貌失於中情聖人貴寬而世人賤衆五
穀養性而棄之於地球玉無用而寶之於身故舜弃黃
金於蘄嵒之山禹捐珠玉於五湖之淵將以杜淫邪之
欲絕琦瑋之情道近不必出於久遠取其至要而有成
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至三王述齊桓晉文之小善魯
之十二公至今之爲政足以知成敗之効何必於三王
故古人之所行者亦與今世同立事者不離道德調絃
者不失宮商天道調四時人道治五常周公與堯舜合
符瑞二世與桀紂同禍殃文王生於東夷大禹出於西

羗世殊而地絕法合而度同故聖賢與道合愚者與禍
同懷德者應以福挾惡者報以凶德薄者位危去道者
身亡萬世不易法古今同紀綱故良馬非獨騏驎利劍
非惟干將美女非獨西施忠臣非獨呂望今有馬而無
王良之御有劍而無砥礪之功有女而無芳澤之飾有
士而不遭文王道術蓄積而不舒美玉韞匱而深藏故
懷道者須世抱璞者待工道爲智者說馬爲御者良賢
爲聖者用辯爲智者通書爲曉者傳事爲見者明故制
事者因其則服藥者因其良書不必起仲尼之門藥不
必出扁鵲之方合之者善可以爲法因世而權行故性

藏於人則氣達於天纖微浩大下學上達事以類相從
聲以音相應道唱而德和仁立而義興王者行之於朝
疋夫行之於田治末者求其本端影者正其形養其根
者則枝葉茂志氣調者即道冲故求遠者不可失於近
治影者不可忘其容上明而下清君聖而臣忠或圖遠
而失近或道塞而路窮季孫貪顓臾之地而變起於蕭
墻之內夫進取者不可不顧難謀事者不可不盡忠故
形立則德散佞用則忠亡詩云式訛尔心以蓄萬邦言
一心化天下而缺二國治此之謂也

輔政第三

夫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
自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固則仆是以聖人居高處上則
以仁義爲巢乘危履傾則以賢聖爲杖故高而不墜危
而不仆者堯以仁義爲巢舜以禹稷契爲杖故高而益
安動而益固然處高之安乘克讓之敬德配天地光被
四表功垂於無窮名傳於不朽蓋自處得其巢任杖得
其材也秦以刑罰爲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趙高李
斯爲杖故有傾仆缺覆之禍何哉所任非也故杖聖者
帝杖賢者王杖仁者霸杖義者強杖讒者滅杖賊者亡
故懷剛者久而缺持柔者久而長躁疾者爲厥速遲重

者為常存尚勇者為悔近溫厚者行寬舒懷促急者必有所虧柔懦者制剛強小慧者不可以禦大小辯者不可以說衆商賈巧為販賣之利而屈為貞良邪臣好為詐偽自媚飾非而不能為公方藏其端巧逃其事功故智者之所短不如愚者之所長文公種米曾子駕羊相士不熟信邪失方察察者有所不見恢恢者何所不容朴質者近忠便巧者近亡君子遠熒熒之色放錚錚之聲絕恬美之味踈嗑嘔之情天道以大制小以重顛輕以小治大亂度干貞讒夫似賢美言似信聽之者惑觀之者冥故蘇秦尊於諸侯商鞅顯於西秦世無賢知之

君孰能別其形故堯放驩兜仲尼誅少正卯甘言之所
嘉靡不爲之傾惟堯知其實仲尼見其情故干聖王者
誅遏賢君者刑遭凡王者貴觸亂世者榮鄭僭亡齊而
歸魯齊有九合之名而魯有乾時之恥夫據千乘之國
而信讒佞之計未有不亡者也故詩云讒人罔極交亂
四國衆邪合黨以回人君邦危民亡不亦宜乎

無爲第四

夫道莫大於無爲行莫大於謹敬何以言之昔虞舜治
天下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寂若無治國之意漠若
無憂民之心然天下治周公制作禮樂郊天地望山川

師旅不設刑格法懸而四海之內奉供來臻越裳之君

重譯來朝故無爲也

有誤

乃無爲也秦始皇帝設爲車裂

之誅以歛姦邪築長城於戎境以備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將帥橫行以服外國蒙恬討亂於外李斯治法於內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姦逾熾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秦非不欲爲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衆而用刑太極故也是以君子尚寬舒以苞身行中和以統遠民畏其威而從其化懷其德而歸其境美其治而不敢違其政民不罰而畏罪不賞而歡悅漸漬於道德被服於中和之所致也夫法令者所以誅惡非所以勸善故

曾閔之孝夷齊之廉豈畏死而爲之哉教化之所致也
故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者
教化使然也故近河之地濕近山之土燥以類相及也
故山川出雲雨丘阜生字缺氣四瀆東流百川無不從小
者從大少者從多夫王者之都南面之君臣姓之所取
法字缺二舉措動作不可失法則也昔者周襄王不能事
後母出居於鄭而下多叛其親秦始皇驕奢靡麗好作
高臺榭廣宮室則天下豪富制屋宅者莫不做之設房
闥備廐庫繕雕琢刻畫之好博玄黃琦瑋之色以亂制
度齊桓公好婦人之色妻姑姊妹而國中多淫於骨肉

楚平王奢侈縱恣不能制下檢民以德增駕百馬而行
欲令天下人餒財富利明不可及於是楚國逾奢君臣
無別故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也王者尚武於朝則農
夫繕甲於田故君之御下民奢侈者則應之以儉驕淫
者則統之以理未有上仁而下殘上義而下爭者也孔
子曰移風易俗豈家至之哉先之於身而已矣

辨惑第五

夫舉事者或爲善而不稱善或不善而稱善者何視之
者謬而論之者誤也故行或合於世或順於耳斯乃阿
上之意從上之旨操直而乖方懷曲而合邪因其剛柔

之勢爲作縱橫之術故無忤逆之言無不合之意者昔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
乎蓋損上而歸之於下則忤於耳而不合於意遂逆而
不用也此所謂正其行而不苟合於世也有若豈不知
阿哀公之意爲益國之義哉夫君子直道而行知必屈
辱而不避也故行不敢苟合言不敢苟容雖無功於世
而名足稱也雖言不用於國家而舉措之言可法也故
行殊於世俗則身孤於士衆夫邪曲之相銜枉撓之相
借正直故不得容其間諂佞之相扶讒口之相舉無高
而不可上無深而不可往者何以黨輩衆多而辭語諧

合夫衆口之毀譽浮石沉木群邪所抑以直爲曲視之不察以白爲黑夫曲直之異形白黑之異色乃天下之易見也然自謬也或不能分明其是非者衆邪誤之矣至如秦二世之時趙高駕鹿而從行王曰丞相何爲駕鹿高曰馬也王曰丞相誤也以鹿爲馬高曰陛下以臣言不然願問群臣臣半言鹿半言馬當此之時秦王不能自信其目而從邪臣之說夫馬鹿之異形衆人所知也然不能分別是非也況於闇昧之事乎易曰二人同心其義斷金群黨合意以傾一君孰不移哉昔人有與曾子同姓亦名參有人告其母參殺人母織如故有人

復來告如是者三曾子母乃投杼踰垣而去曾子之母
非不知子不殺人也言之者衆夫流言之並至雖真聖
不敢自安况凡人乎魯定公之時與齊侯會於夾谷孔
子行相事兩君升壇兩相處下而相揖君臣之禮濟濟
備焉齊人鼓譟而起欲執魯公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
等而立謂齊侯曰兩君合好以禮相率以樂相化臣聞
嘉樂不野合犧象之薦不下堂夷狄之民何求爲命司
馬請止之定公曰諾齊侯遂巡而避席曰寡人之過退
而自責大夫罷會齊人使優旃僂於魯公之幕下傲戲
欲俟魯君之隙以執定公孔子嘆曰君辱臣當死使司

馬行法斬馬首足異門而出於是齊人懼然而恐君臣

易操不安其故行乃歸魯四邑之侵地終無乘魯之心

隣字缺一振動人懷嚮魯之意強國驕君莫不恐懼邪臣佞

人變行易慮天下之政字缺一而折中而定公拘於三家

陷於衆口不能卒用孔子者內無獨見之明外惑邪臣

之黨以弱其國而亡其身權歸於三家邑土單於彊齊

夫用人若彼失人若此然定公不覺悟信季孫之計背

貞臣之策以獲拘弱之名而喪丘山之功不亦惑乎故

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蔽日月也非得神靈之化擺雲

霧翳令歸山海然後乃得覩其光明暴天下之濡濕照

四方之晦冥今上無明王聖主下無真正諸侯誅鋤姦
臣賊子之黨解釋凝滯紕繆之結然後忠良方直之人
則得容於世而施於政故孔子遭君暗臣亂衆邪在位
政道隔於三家仁義閉於公門故作公陵之歌傷無權
力於世大化絕而不通道德施而不用故曰無如之何
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夫言道因權而立德因勢而行
不在其位者則無以齊其政不操其柄者則無以制其
剛詩云有斧有柯言何以治之也

慎微第六

夫建大功於天下者必先脩於閨門之內垂大名於萬

世者必先行之於纖微之事是以伊尹負鼎屈於有莘之野修達德於草廬之下躬執農夫之作意懷帝王之道身在衡門之裏志圖八極之表故釋負鼎之志爲天子之佐剋夏立商誅逆征暴除天下之患辟殘賊之類然後海內治百姓寧曾子孝於父母昏定晨省調寒温適輕重勉之於糜粥之間行之於衽席之上而德美重於後世此二者修之於內著之於外行之於小顯之於大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之中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禮以行之遜以出之夫力學而誦詩書凡人所能爲也若欲移江河動太山故人力所不能也如調

心在己背惡向善不貪於財不苟於利分財取寬服事
取勞此天下易知之道易行之事也豈有難哉若造父
之御馬羿之用弩則所謂難也君子不以其難爲之也
故不知以爲善也絕氣力尚德也夫目不能別黑白耳
不能別清濁口不能言善惡則所謂不能也故設道者
易見曉所以通凡人之心而達不能之行道者人之所
行也夫大道履之而行則無不能故謂之道孔子曰道
之不行也言人不能行之故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
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言顏淵道施於世而莫之用猶
人不能懷仁行義分別纖微忖度天地乃苦身勞形入

深山來神仙弃二親捐骨肉絕五谷廢詩書背天地之
寶求不死之道非所以通世防非者也若湯武之君伊
呂之臣因天時而行罰順陰陽而運動上瞻天文下察
人心以寡服衆以弱制強革車三百甲卒三千征敵破
衆以報大讐討逆亂之君絕煩濁之原天下和平家給
人足疋夫行仁商賈行信齊天地致鬼神河出圖洛出
書因是之道寄之天地之間豈非古之所謂得道者哉
夫播布革亂毛髮登高山食木實視之無優游之容聽
之無仁義之辭忽忽若狂痴推之不徃引之不來當世
不蒙其功後代不見其才君傾而不扶國危而不持寂

冥而無隣寥廓而獨寐可謂避世非謂懷道者也故殺
身以避難則非計也懷道而避世則不忠也是以君子
居亂世則合道德採微善絕纖惡脩父子之禮以及君
臣之序乃天地之通道聖人之所不失也故隱之則爲
道布之則爲文詩在心爲志出口爲辭矯以雅僻砥礪
鈍才雕琢文彩抑定狐疑通塞理順分別然否而情得
以利而性得以治綿綿漠漠以道制之察之無兆遁之
恢恢不見其行不覩其仁湛然未悟久之乃殊論思天
地動應樞機俯仰進退與道爲俱藏之於身優游待時
故道無廢而不興噐無毀而不治孔子曰有至德要道

以順天下言德行而其下順之矣

資質第七

質美者以通爲貴才良者以顯爲能何以言之夫楸枏
豫章天下之名木生於深山之中產於溪谷之傍立則
爲太山衆木之宗仆則爲萬世之用浮於山水之流出
於冥冥之野因江河之道而達於京師之下因於斧斤
之功舒其文彩之好精捍直理密緻博通虫蝟不能穿
水濕不能傷在高柔軟入地堅彊無膏澤而光潤生不
尅畫而文章成上爲帝王之御物下則賜公卿庶賤不
得以備器械閑絕以闕梁及隘於山阪之阻隔於九疇

之隄仆於嵬崔之山頓於窅冥之溪樹蒙籠蔓延而無
間石崔嵬斬岩而不開廣者無舟車之通狹者無步檐
之蹊商賈所不至工匠所不窺知者所不見見者所不
知功弃而德亡腐朽而枯傷轉於百仞之壑惕然而獨
僵當斯之時不如道傍之枯楊累累詰屈委曲不同然
生於大都之廣地近於大匠之名工則材噐制斷規矩
度量堅者補朽短者續長大者治罇小者治觴飾以丹
漆斲以明光上備大牢春秋禮庠褰以文彩立禮矜莊
冠帶正容對酒行觴卿士列位布陳宮堂望之者目眩
近之者鼻芳故事閉之則絕吹之則通抑之則沉興之

則揚處地梗梓賤於枯楊德美非不相絕也才力非不相懸也彼則槁枯而遠弃此則爲宗廟之噐者通與不通亦如是也夫窮澤之民據犁噉報之士或懷不羈之才身有堯舜禹臯之美綱紀存乎身萬世之術藏於心然身不用於世者字缺二之通故也夫公卿之子弟貴戚之黨友雖無過人之才然在尊重之位者輔助者強餘之者巧靡不達也昔扁鵲居宋得罪於宋君出亡之衛衛人有病將死者扁鵲至其家欲爲治之病者之父謂扁鵲曰吾子病甚篤將爲迎良醫治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靈巫求福請命對扁鵲而呪病者卒死靈

巫不能治也夫扁鵲天下之良醫而不能與靈巫爭用者知與不知也故事求遠而失近廣藏而狹弃斯之謂也昔宮之竒爲虞公畫計欲辭晉獻公璧馬之賂而不假之夏陽之道豈非金石之計哉然虞公不聽者惑於珍怪之寶也鮑丘之德行非不高於李斯趙高也然伏隱於蒿廬之下而不錄於世利口之臣害之也凡人莫不知善之爲善惡之爲惡莫不知學問之有益於已怠戲之無益於事也然而爲之者情欲放溢而人不能勝其志也人君莫不知求賢以自助近賢以自輔然賢聖或隱於田里而不預國家之事者乃觀聽之臣不明於

下則閉塞之譏歸於君閉塞之譏歸於君則忠賢之士
弃於野忠賢之士弃於野則佞臣之黨存於朝佞臣之
黨存於朝則下不忠於君下不忠於君則上不明於下
上不明於下是故天下所以傾覆也

至德第八

夫欲建國疆威辟地服遠者必得之於民欲立功興譽
垂名流光顯榮華者必取之於身故據萬乘之國持百
姓之命苞山澤之饒主士衆之力而功不在於身名不
顯於世者乃統理之非也天地之性萬物之類穰道者
衆歸之特刑者民畏之歸之則附其側畏之則去其域

故設刑者不厭輕爲德者不厭重行罰者不患薄布賞者不患厚所以親近而致踈遠也夫刑重者則身勞事衆者則心煩心煩者則刑罰縱橫而無所立身勞者則百端廻邪而無所就是以君子之爲治也塊然若無事寂然若無聲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間里不訟於巷老幼不愁於庭近者無所議遠者無所聽郵驛無夜行之吏鄉閭無夜召之征犬不夜吠烏不夜鳴老者息於堂丁壯者耕耘於田在朝者忠於君在家者孝於親於是賞善罰惡而潤色之興辟雍庠序而教誨之然後賢愚異議廉鄙異科長幼異節上下有差強弱相扶小大

相懷尊卑相承鴈行相隨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豈恃堅
甲利兵深刑刻法朝夕切切而後行哉昔晉厲齊莊楚
靈宋襄秉大國之權杖衆民之威軍師橫出陵轢諸侯
外驕敵國內剋百姓隣國之讐結於外臣下之怨積於
內而欲建金石之功終傳不絕之世豈不難哉故宋襄
死於泓水之戰三君弑於臣子之手皆輕用師而尚威
力以至於斯故春秋重而書之嗟嘆而傷之是三君皆
強其威而失國急其刑而自賊斯乃去事之戒來事之
師也魯莊公一年之中以三時興築作之役規固山林
草澤之利與民爭田漁薪菜之饒刻桷丹楹眩曜靡麗

收十二之稅不足以供回邪之欲繕不用之好以悅婦
人之目財盡於驕淫人力罷於不急上困於用下飢於
食乃遣臧孫辰請糴於齊倉廩空匱外人知之於是爲
宋陳衛所伐賢臣出叛臣亂子般殺而魯字缺二公子牙
慶父之屬敗上下之序亂男女之別繼位者無所定逆
亂者無所懼於是齊桓公遣大夫高子立僖公而誅夫
人逐慶父而還季子然後社稷復存子孫反業豈不謂
微弱者哉故爲威不強還自亡立法不明還自傷魯莊
公之謂也故春秋穀缺

懷慮第九

懷異慮者不可以立計持兩端者不可以定威故治外者必調內平遠者必正近綱紀天下勞神八極者則憂不存於家養氣治性思通精神延壽命者則志不役於外據土子民治國治衆者不可以圖利治產業則教化不行而政令不從蘇秦張儀身尊於位名顯於世相六國事六君威振山東橫說諸侯國異辭人異意欲合弱而制彊持衡而御縱內無堅計身無定名功業不平中道而廢身死於凡人之手爲天下所笑者乃由辭語不一而情欲放佚故也故管仲相桓公誦節事君專心一意身無境外之交心無欹斜之慮正其國而制天下尊

其君而屈諸侯權行於海內化流於諸夏失道者誅秉
義者顯舉一事而天下從出一故而諸侯靡故聖人執
一政以繩百姓持一槩以等萬民所以同一治而明一
統也故天一以大成數人一以缺一字成倫楚靈王居千里
之地享百邑之國不先仁義而尚道德懷竒伎缺四字

陰陽合物悽作乾谿之臺立百仞之高欲登浮雲窺

天文然身死於弃

缺三字

魯莊公據中土之地承聖人

之後不脩周公之業繼先人之體尚權杖威有萬人之
力懷兼人之強不能存立子糾國侵地奪以洙泗為境
夫世人不學詩書行仁義缺一字聖人之道極經藝之深乃

論不驗之語學不然之事圖天地之形說災變之異乖
先王之法異聖人之意惑學者之心移衆人之志指天
畫地是非世事動人以邪變驚人以竒怪聽之者若神
視之者如異然猶不可以濟於厄而度其身或觸罪字缺
法不免於辜戮故事不生於法度道不本於天地可言
而不可行也可聽而不可傳也字缺翫而不可大用也
故物之所可非道之所宜道之所宜非物之所可是以
制事者不可字缺設道者不可通目以精明耳以主聽口
以別味鼻以聞芳手以之持足以之行各受一性不得
兩兼兼則心惑二路者行窮正心一堅久而不忘在上

不逸爲下不傷執一統物雖寡必衆心佚情散雖高必
崩氣泄生疾壽命不長顛倒無端大道不行故氣感之
符清潔明光情素之表恬暢和良調密者固安靜者祥
志定心平血脉乃彊秉政圖字缺兩失其中方戰士不耕
朝士不商邪不奸直圓不亂方違戾相錯撥刺難匡故
欲理之君閉利門積德之家必無災殃利絕而道著武
讓而德興斯乃持久之道常行之法也

本行第十

字缺以道德爲上行以仁義爲本故尊於位而無德者黜
富於財而無義者刑賤而好德者尊貧而有義者榮段

干木徒步之士脩道行德魏文侯過其閭而軼之夫子
陳蔡之厄豆飯菜羹不足以接餒二三子布弊裋袍不
足以避寒倥偬屈厄自處甚矣然而夫子當於道二三
子近於義自布衣之士上字缺一天子下齊庶民而累其身
而匡上也及閔周室之衰微禮義之不行也厄挫頓仆
歷說諸侯欲匡帝王之道反天下之政身無其位而世
無其主周流天下無所合意大道隱而不舒羽翼摧而
不申自缺三字深授其化以厚終始追治去事以正來

世案紀圖錄以知性命表定六藝以缺三字善惡不相

干貴賤不相侮強弱不相凌賢與不肖不得相踰科策

相序為萬

缺三字

而不絕功傳而不衰詩書禮樂為得

其所乃天道之所立大義之所行也豈以

缺三字

威耶

夫人之好色非脂粉所能飾大怒之威非氣力所能行

也聖人乘天威合天氣承天功象天容而不與為功豈

不難哉夫酒池可以泛舟糟丘可以望遠豈貧於財哉

統四海之權主九州之眾豈弱於力哉然功不能自存

威不能自守非為貧弱乃道德不存乎身仁義不加於

天下也故察於財而昏於道者眾之所謀也果於力而

寡於義者兵之所圖也故君子篤於義而薄於利敏於

事而慎於言所

缺三字

功德也故曰不義而富且貴於

我如浮雲夫身帶璧玉庸環佩服府藏珍缺四字酌

舍銀刻鏤可以夸小人非所以厚於已而濟於事也高

臺百仞金缺四字簾雕飾所以疲百姓之力非所以

扶弱存亡者也故聖人卑宮室而高道德缺二字服而謹

仁義不損其行以增其容不虧其德以飾其身國不興

無事之功家不藏無用之器所以稀力役而省貢獻也

璧玉珠璣不御於上則翫好之物弃於下雕刻績畫不

納於君則淫伎曲巧絕於民夫釋農桑之事入山海採

珠璣求瑤琨探沙谷捕翡翠缺一字瑋瑁搏犀象消勦力散

布泉以極耳目之好以快淫邪之心豈不謬哉未見先

道而後利近德而遠色者也

明誠第十一

君

字缺

於政可以及遠臣薦於信可以致大何以言之湯

以七十里之封而升帝王之位周公以

缺四字

比德

於五帝斯乃口出善言身行善道之所致也安危之効

吉凶之徵一出於身

字缺二

之道成敗之驗一起於行堯

舜不易日月而興桀紂不易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

道易也夫持天地之政操四海之綱

字缺二

不可以失度

動作不可以離道謬誤出於口則亂及萬里之外况刑

及無罪於獄而殺及無辜於市乎故世衰道亡非天之

所為也乃國君者有所取之也惡政生於惡氣惡氣生於災異蝮虫之類隨氣而生虹蜺之屬因政而見治道失於下則天文度於上惡政流於民則虫災生於地賢君智辟知隨變而改緣類而試思之於

缺三字

變聖人

之理恩及昆虫澤及草木乘天氣而生隨寒暑而動者莫不延頸而望治傾耳而聽化聖人察物無所遺失上及日月星辰下至鳥獸草木昆虫

缺二字

六鷁之退飛治

五石之所墮所以不失纖微至於鸛鶴來冬多麋言鳥獸之類

缺三字

也十有二月李梅實十月殞霜不煞菽

言寒暑之氣失其節也鳥獸草木尚欲各得其所綱之

以法紀之以數而況於人乎聖人承天之明正日月之
行錄星辰之度因天地之利等高下之宜設山川之便
平四海分九州同好惡一風俗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
人則之天出善道聖人得之言御占圖曆之變下衰風
化之失以匡衰盛紀物定世後無不可行之政無不可
治之民故曰則天之明因地之利觀天之化推演萬事
之類散見於彌漫之間調之以寒暑之節養之以四時
之氣同之以風雨之化故絕國異俗莫不知缺三字樂
則歌哀則哭蓋聖人之教所齊一也夫善道存於身無
遠而不至惡行著於身無遠而不去周公躬行禮義郊

祀后稷越裳奉貢重譯而臻麟鳳草木緣化而應殷紂
缺三字 微子弃骨肉而亡行善則鳥獸悅行惡則臣子
恐是以明者可以致遠鄙者可以缺一字近故春秋書衛侯
之弟鮒出奔晉言鮒絕骨肉之親弃大夫之位越先人
之境附他人之域窮涉寒飢織履而食不明之効也

思務第十二

夫長於變者不可窮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恠審於
辭者不可惑以言達於義者不可動以利是以君子廣
思而博聽進退循法動作合度聞見欲衆而采擇欲詳
學問欲缺四字欲敦見邪乃知其直觀花乃知其實

目不淫炫耀之色耳不亂阿字缺之聲是故語之以晉楚

之富而志不回談之以喬松之壽而行不易然後能一

其道而定其操缺六字 功凡人則不然目放於

富貴之榮耳亂於不死之道故多弃其所長而求其所

短得其所亡而失其所有是以吳王夫差知度艾陵之

可勝而不悟勾踐將以破凶也故字缺或見一利而喪

萬機求一福而致萬禍夫學者通於神靈之變化曉於

天地之開闔字缺二之弛張性命之短長富貴之所在貧

賤之所亡則手足不勞而耳目不亂思慮不謬計策不

誤上訣是非於天文其次定狐疑於世務廢興有所據

轉移有所守故道

缺五字

事可法也昔舜禹因盛

而治世孔子承衰而作功聖人不空出賢者不虛生

缺

六字

而歸於善斯乃天地之法而制其事則世

之便而設其義故聖人不必同道

缺六字

好者

不必同色而皆美醜者不必同狀而皆惡天地之數斯

命之象也日

缺八字

八宿並列各有所主

萬端異路千法異形聖人因其勢而調之使小大不得

相踰方圓不得相干分之以度紀之以節星不晝見日

不夜照雷不冬發霜不夏降臣不凌君則陰不侵陽盛

夏不暑隆冬不霜黑氣苞日彗星揚光虹蜺冬見蟄虫

夏藏熒惑亂宿衆星失行聖人因天變而正其失理其

端而正其本堯承蚩元之失而思欽缺三字君子見惡

於外則知變於內桀紂不暴則湯武不仁才惑於衆非

者而改之於缺七字亂之於朝廷而臣夫治

之於閨門是以接輿老萊所以避世於窮缺五字

而遠其尊也君子行之於幽閒小人厲之於士衆老子

曰上德不德缺六字虛也夫口誦聖人之言身

學賢者之行久而不弊勞而不廢雖未為君缺六字

而已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

舞放鄭聲遠佞人缺三字道而行之於世雖非堯舜之

君則亦堯舜也今之為君者則不然治不法乎堯舜而
曰今之世不可以道德治也為臣者不師稷契周公之
政則曰今之民不可以禮義化也為子者不執曾閔之
賢朝夕不休盡節不倦則曰家人不敦也學者無

缺四

字 晝夜不懈循禮而動則曰世所不行也自人君至

于庶人未有法聖人

缺五字

為善者寡為惡者眾

易曰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閔其無人

缺三字

治之耳

故仁者在位而仁人來義士在朝而義士至是以墨子

之門多

缺二字

聖賢之門多道德文武之朝多賢良秦王

之庭多不祥故善者必有所因而至惡者必有所因而

來善惡不空出禍福不妄作唯心之所向志之所行而已

陸子終

申鑒題辭

荀悅書五卷觀其言蓋有志於經世者其自著漢紀嘗載其略而范曄東漢書亦摘其篇首數百言見之悅傳今漢紀會稽郡已版行而此書則世罕見全本余家有之因刻寘江西漕臺但簡編脫繆字畫差舛者不一不敢以意增損疑則闕之以俟知者淳熙九年冬十月己亥錫山尤袤

余嘗過許昌之墟尋訪父老問荀氏故居高陽里所在許父老弗知也乃出城北之五里則見八龍冢巋然岡左餘冢數十纍纍然參差環繞之蓋皆荀氏之族也於

是駐馬遲徊歎歎久之弗忍去蓋傷荀氏多賢而逢時
不造云按申鑒作於荀悅氏悅儉之子淑之孫也年十
二能說春秋家甚貧無貲易牘每借牘覽視輒一一誦
記所負者綽乎足用世矣惜生值靈帝時才志識猷沮
而弗行乃退焉託疾著書以自表見時人莫之識也所
著有漢紀三十篇申鑒五篇崇德正論及諸論數十篇
皆可傳而申鑒久無刻版余守沔陽乃刻之郡齋蓋悲
其人之不遇而幸其言猶存也嗟乎世之賢人志士抱
經世之遠略格於時而弗能用者豈獨一荀仲豫哉

正德十三年戊寅三月既望大梁李濂

小荀子

儒家六

漢荀悅著

政體第一

天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群籍以緯之詠之
歌之絃之舞之前鑒旣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
仁義也申重而已篤序無疆謂之申鑒聖漢統天惟宗
時亮其功格宇宙粵有虎臣亂政時亦惟荒圯湮茲洪
軌儀鑒于三代之典王允迪厥德功業有尚天道在爾
惟帝茂止陟降膚止萬國康止允出茲斯行遠矣立天
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

義陰陽以統其精氣剛柔以品其群形仁義以經其事
業是爲道也故凡政之大經法教而已教者陽之化也
法者陰之符也教以先之法以繩之仁也者慈此者也
義也者宜此者也禮也者履此者也信也者守此者也
智也者知此者也是故好惡以章之喜怒以蒞之哀樂
以恤之若乃二端不愆五德不離六節不悖則三才允
序五事交脩百工惟釐庶績咸熙天作道皇作極臣作
輔民作基制度以綱之事業以紀之惟先詰王之政一
曰承天二曰正身三曰任賢四曰恤民五曰明制六曰
立業承天惟允正身惟常任賢惟固恤民惟勤明制惟

典立業惟敦是謂政體也致治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
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
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俗亂則道荒雖天
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
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一作天矣制敗則欲肆

雖四表不能充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
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
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民不畏死不可懼以罪民不
樂生不可觀以善雖使高布五教咎繇作士政不行焉
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蚕宮國

無遊民野無荒業財不虛用力不妄加以周民事是謂
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治者
必本乎真實而已故在上者審則儀道以定好惡善惡
要於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
僞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切善無不顯惡無不
彰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睹利害之存乎已也
故肅恭其心慎修其行內不惑惑外無異望慮其睹去
微倖無罪過不憂懼請謁無所聽一作行財賂無所用則
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形用榮辱者
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

鞭朴以加小人治其形也君子不犯辱况於刑乎小人
不犯形况於辱乎若夫中人之倫則刑禮兼焉教化之
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
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急
急則怨怨則畔畔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
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
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明賞
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
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慎其刑作
人於其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

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治
矣是謂統法四患旣蠲五政旣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
簡而不怠疏而不失無爲爲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
自交之不肅而治垂拱揖遜而海內平矣是謂爲政之
方也

惟

缺字

一六則以立道經一曰中二曰和三曰正四曰公

五曰誠六曰通以天道作中以地道作和以仁德作正
以事物作公以身極作誠以變數作通是謂道實

惟恤十難以任賢能一曰不知二曰不進三曰不任四
曰不終五曰以小怨棄大德六曰以小過黜大功七曰

以小失掩大美八曰以奸訐傷忠正九曰以邪說亂正
度十曰以讒疾廢賢能是謂十難十難不除則賢臣不
用用臣不賢則國非其國也

惟察九風以定國常一曰治二曰衰三曰弱四曰乖五
曰亂六曰荒七曰叛八曰危九曰亡君臣親而有禮百
僚和而不同讓而不爭勤而不怨無事惟職是司此治
國之風也禮俗不一缺一字職不重小臣讒疾庶人作議

此衰國之風也君作讓一作嫌臣好逸士好遊民好流此

弱國之風也君臣爭盟朝廷爭功士大夫爭名庶人爭

利此乖國之風也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門此亂

國之風也以侈爲博以佞爲高以濫爲通遵禮謂之飭
守法謂之固此荒國之風也以苛爲密以利爲公以割
下爲能以附上爲忠此叛國之風也上下相疏内外相
蒙小臣爭寵大臣爭權此危國之風也上不訪下不諫
婦言用私政行此亡國之風也故上必察乎國風也

惟慎庶獄以昭人情天地之大德曰生萬物之大極曰
死死不可以生刑者不可以復故先王之刑也官師
以成之棘槐以斷之情訊以寬之朝市以共之矜哀以
恤之刑斯斷樂不舉慎之至也刑哉刑哉其慎矣夫
惟稽五赦以綏民中一曰原心二曰明德三曰勸功四

曰褒化五曰權計凡先王之攸赦必是族也非是族焉
刑茲無赦

天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
上有師傅下有讜臣大有講業小有咨詢不距直辭不
耻下問公私不愆外內不二是謂有交

問明於治者其統近萬物之本在身天下之本在家治
亂之本在左右內正立而四表定矣

問通於道者其守約有一言而可常行者恕也一行而
可常履者正也恕者仁之術也正者義之要也至哉此
謂道根萬化存焉爾是謂不思而得不爲而成執之曾

心之中而功覆天下也

自天子達於庶人好惡哀樂其脩一也豐約勞佚各有其制上足以備禮下足以備樂夫是之謂大道天下國家一體也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民爲手足下有憂民則上不盡樂下有飢民則上不備膳下有寒民則上不具服徒跣而垂旒非禮也故足寒傷心民寒傷國

問君以至美之道道民民以至美之物養君君降其惠民升其功此無往不復相報之義也故太平備物非極欲也物損禮闕非謙約也其數云爾

問人主有公賦無私求有公用無私費有公役無私使

有公賜無私惠有公怒無私怨私求則下煩而無度是謂傷清私費則官耗而無限是謂傷制私使則民撓擾而無節是謂傷義私惠則下虛望而無準是謂傷正私怨則下疑懼而不安是謂傷德

問善治民者治其性者也或曰治金而流去火則剛激水而升舍之則降惡乎治曰不去其火則常流激而不止則常升故大冶之爐可使無剛踊水之機可使無降善立教者若茲則終身治矣故凡器可使與顏冉同趨投百金於前白刃加其身雖巨跖弗敢掇也善立法者若茲則終身不掇矣故跖可使與伯夷同功

問民由水也濟大川者太上乘舟其次泅泅者勞而危
乘舟者逸而安虛入水則必溺矣以知能治民者泅也
以道德治民者舟也縱民之情謂之亂絕民之情謂之
荒曰然則如之何曰爲之限使勿越也爲之地亦勿越
故水可使不濫不可使無流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後人
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後身善禁之至於不禁令亦如之
若乃肆情於身而繩欲於衆行詐於官而矜實於民求
已之所有餘奪下之所不足捨已之所易責人之所難
怨之本也謂理之源斯絕矣自上御下猶夫釣者焉隱
於手應於鈎則可以得魚自近御遠猶夫御馬焉和於

手而調於銜則可以使馬故至道之要不於身非道也
睹孺子之驅雞也而見御民之有道孺子驅雞者急則
驚緩則滯方其北也遽要之則折而過南方其南也遽
要之則折而過北迫則飛踈則放志閑則比之流緩而
不安則食之不驅之驅驅之至者也志安則循路而入門
太上不空市其次不偷竊其次不掠奪上以功惠綏
民下以財力奉上是以上下相與空市則民不與民不
與則爲巧詐而取之謂之偷竊則民備之備之而不得
則暴迫而取之謂之掠奪民必交爭則禍亂矣

或曰聖王以天下爲樂曰否聖王以天下爲憂天下以

聖王爲樂凡主以天下爲樂天下以凡主爲憂聖王屈
已以申天下之樂凡主申已以屈天下之憂申天下之
樂故樂亦報之屈天下之憂故憂亦及之天下之道也
治世所貴乎位者三一曰達道於天下二曰達惠於民
三曰達德於身衰世所貴乎位者三一曰以貴高人二
曰以富奉身三曰以報肆心治世之位真位也衰世之
位則生災矣苟高人則必損之災也苟奉身則必遺之
災也苟肆心則必否之災也治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
一曰心順二曰職順三曰道順治世之順真順也衰世
之順生逆也體苟順則逆節亂苟順則逆忠事苟順則

逆道高下失序則位輕班級不固則位輕祿薄卑寵則位輕官職屢改則位輕遷轉煩瀆則位輕黜陟不明則位輕待臣不以禮則位輕夫位輕而政重者未之有也聖人之大寶曰位輕則喪吾寶也

好惡之不行其俗尚矣嘉守節而輕狹陋疾威福而尊權右賤求欲而崇克濟貴求已而榮華譽萬物類是已夫心與言言與事參相應也好惡毀譽賞罰參相福也六者有失則實亂矣守實者益榮求已者益達處幽者益明然後民知本也

時事第二

最凡有二十一首其初二首尚知貴敦也其二首有申
重可舉者十有九事一曰明考試二曰公卿不拘爲郡
二千石不拘爲縣三曰置上武之官四曰議州牧五曰
生刑而死者但加肉刑六曰德刑並用七曰避讐有科
八曰議祿九曰議專地十曰議錢貨十一曰約祀舉重
十二曰天人之應十三曰月正聽朝十四曰崇內教十
五曰備博士十六曰至德要道十七曰禁數赦今十八
曰正尚主之制十九曰復外內注記者

盤庚遷殷革奢即約化而裁之與時消息衆寡盈虛不
常厥道尚知貴敦古今之法也民寡則用易足土廣則

物易生事簡則業易定厭亂則思治創難則思靜

或曰三皇民至敦也其治至清也天性乎曰皇民敦秦
民弊時也山民樸市民玩處也桀紂不易民而亂湯武
不易民而治政也皇民寡寡斯敦皇治純純斯清奚惟
性不求無益之物不蓄難得之貨節華麗之飾退利進
之路則民俗清矣簡小忌去淫祀絕竒怪則妖僞息矣
致精誠求諸已正大事則神明應矣放邪說去淫智抑
百家崇聖典則道義定矣去浮華舉功實絕末伎同本
務則事業脩矣

誰毀誰譽譽其有試者萬事之槩量也以茲舉者試其

事處斯職者考其績賞罰夫實以惡反之人焉飾哉語
曰盜跖不能盜田尺寸寸不可盜况尺乎夫事驗必若
土田之張於野也則爲私者寡矣若亂之墜於溷也則
可信者解矣故有事考功有言考用動則考行靜則考
守

公卿不爲郡二千石不爲縣未是也小能其職以極登
於大故不位競大撓其任以墜於下故上位慎其鼎覆
刑焉何憚於降若夫千里之任不能充於郡而縣邑之
功廢惜矣哉不以過職絀則勿降所以優賢也以職絀
則降所以懲愆也

孝武皇帝以四夷未賓寇賊姦宄初置武功賞官以寵
戰士若今依此科而崇其制置尚武之官以司馬兵法
選位秩比博士講司馬之典簡蒐狩之事掌軍功爵賞
小統於五校大統於太尉既周時務禮亦宜之周之末
業兵革繁矣莫亂於秦民不荒殄今國家忘戰日久每
寇難之作民瘁幾盡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信矣

或問曰州牧刺史監察御史三制孰優曰時制而已曰
天下不既定其牧乎曰古諸侯建國家世位權柄存焉
於是置諸侯之賢者以牧總其紀綱而已不統其政不
御其民今郡縣無常權輕不固而州牧秉其權重勢異

於古非所以強榦弱枝也而無益治民之實監察御史
斯可也若權時之宜則異論也

肉刑古也或曰復之乎曰古者人民盛焉今也至寡整
衆以威撫寡以寬道也復刑非務必也生刑而極死者
復之可也自古肉刑之除也斬右趾者死也惟復肉刑
是謂生死而息民

問德刑並用常典也或先或後時宜刑教不行勢極也
教初必簡刑始必略事漸也教化之隆莫不興行然後
責備刑法之定莫不避罪然後求密未可以備謂之虛
教未可以密謂之峻刑虛教傷化峻刑害民君子弗由

也設必違之教不量民力之未能是招民於惡也故謂之傷化設必犯之法不度民情之不堪是陷民於罪也故謂之害民莫不興行則一毫之善可得而勸也然後教備莫不避罪則纖介之惡可得而禁也然後刑密或問復讐古義也曰縱復讐可乎曰不可曰然則如之何曰有縱有禁有生有殺制之以義斷之以法是謂義法並立曰何謂也曰依古復讐之科使父讐避諸異州千里兄弟之讐避諸異郡五百里從父從兄弟之讐避諸異縣百里弗避而報者無罪避而報之殺犯王禁者罪也復讐者義也以義報罪生從王制順也犯制逆也

以逆順殺之凡以公命行止者不爲弗避

或問祿曰古之祿也備漢之祿也輕夫祿必稱位一物不稱非制也公祿貶則私利生私利生則廉者匱而貪者豐也夫豐貪生私匱廉貶公是亂也先王重之曰祿可增乎曰民家財愆增之宜矣或曰今祿如何曰時匱也祿依食食依民叅相澹必也正貪祿省閑冗與時消息昭惠恤下損益以度可也

諸侯不專封大夫不專地也富人名田踰限富過公侯是自封也大夫不專地人賣買由己是專地也或曰復井田與曰否專地非古也井田非今也然則如之何曰

耕而勿有以俟制度可也

或問貨曰五銖之制宜矣曰今廢如之何曰海內既平

行之而已曰錢散矣京畿

一作甸

虛矣其勢必積於遠方

若果行之則彼以無用之錢市吾有用之物是匱近而
豐遠也曰事勢有不得官之所急者穀也牛馬之禁不
得出百里之外若其他物彼以其錢取之於左用之於
右貿遷有無周而通之海內一家何患焉曰錢寡矣曰
錢寡民易矣若錢既通而不周於用然後官鑄而補之
或曰收民之藏錢者輸之官牧遠輸之京師然後行之
曰事枉而難實者欺慢必衆奸僞必作爭訟必繁刑殺

必深吁嗟紛擾之聲章乎天下矣非所以撫遺民成緝
熙也曰然則收而積之與曰通市其可也或曰改鑄四
銖曰難矣或曰遂廢之曰錢實便於事用民樂行之禁
之難今開難令以絕便事禁民所樂不茂矣曰起而行
之錢不可如之何曰尚之廢之弗得已何憂焉

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民事未定郡祀有闕不爲
尤矣必也舉其重而祀之望祀五岳四瀆其神之祀縣
有舊常若今郡祀之而其祀禮物從鮮可也禮重本示
民不偷且昭典物其備物以豐年日月之災降異非舊
也

天人之應所由來漸矣故履霜堅冰非一時也仲尼之禱非一朝也且日食行事或稠或曠一年二交非其常也洪範傳云六沴作見若是王都未見之無聞焉爾官脩其方而先王之禮保章視祲安宅叙降必書雲物爲備故也太史上事無隱焉勿寢可也

天子南面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離天之道也月正聽朝國家之大事也宜正其儀以明舊典

古有掌陰陽之禮之官以教後宮掌婦學之法婦德婦言婦功各率其屬而以時御序于王先王禮也宜崇其教以先內政覽列圖誦列傳遵典行內史執其彤管記

善書過考行黜陟以章好惡男女正位乎外內正家而
天下定矣故二儀立而大業成君子之道匪闕終日造
次必於是

備博士廣太學而祀孔子焉禮也仲尼作經本一而已
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謂真本經古今先師義一而已異
家別說不同皆自謂古今仲尼邈而靡質昔先師没而
無間將誰使折之者秦之滅學也書藏於屋壁義絕於
朝野逮至漢興收撫散滯固已無全學矣文有磨滅言
有楚夏出有先後或學者先意有所借定後進相放彌
以滋蔓故一源十流天水違行而訟者紛如也執不俱

是比而論之必有可參者焉

或曰至德要道約爾典籍甚富如而博之以求約也語有之曰有鳥將來張羅待之得鳥者一目也今爲一目之羅無時得鳥矣道雖要也非博無以通矣博其方約其說

赦令權也或曰有制乎曰權無制制其義不制其事巽以行權義制也權者反經無事也問其象曰无妄之災大過凶其象矣不得已而行之禁其屢也曰絕之乎曰權曰宜弗之絕也

尚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

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也以陰乘陽違天以婦凌夫
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

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
史記動動爲春秋言爲尚書君舉必記臧否成敗無不
存焉下及士庶等各有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
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
故先王重之以嗣賞罰以輔法教宜於今者官以其日
各書其盡則集之於尚書若史官使掌典其事不書詭
常爲善惡則書言行足以爲法式則書立功事則書兵
戎動衆則書四夷朝獻則書皇后貴人太子拜立則書

公卿大臣拜免則書福淫禍亂則書祥瑞災異則書先
帝故事有起居注日用動靜之節必書焉宜復其式內
史掌之以紀內事

俗嫌第三

或問卜筮曰德斯益否斯損曰何謂也吉而濟凶而救
之謂益吉而恃凶而怠之謂損

或問曰時群忌此天地之數也非吉凶所生也東方主
生死者不鮮西方主殺生者不寡南方火也居之不焦
北方水也蹈之不沈故甲子昧爽殷滅周興咸陽之地
秦亡漢隆

或問五三之位周應也龍虎之會晉祥也曰官府設陳
富貴者值之布衣寓焉不符其爵獄犴若居有罪者觸
之貞良入焉不受其罰也或曰然則日時可廢與曰否
曰元辰先王所用也人承天地故動靜焉順順其陰陽
順其日辰順其度數內有順實外有順文文實順禮也
休徵之符自然應也故盜泉朝歌孔墨不由惡其名者
順其心也苟無其實徼福於忌斯成難也

或曰祈請者誠以接神自然應也故精以底之犧牲玉
帛以昭祈請吉朔以通之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請云
祈云酒膳云乎哉非其禮則或愆非其請則不應

或問祈請可否曰氣物應感則可性命自然則否

或問避疾厄有諸曰夫疾厄何爲者也非身則神身不可避神不可逃可避非身可逃非神也持身隨天萬里不逸譬諸孺子掩目巨夫之掖而曰逃可乎

或問人形有相曰蓋有之焉夫神氣形容之相包也自然矣貳之於行參之於時相成也亦參相敗也其數衆矣其變多矣亦有上中下品云爾

或問神仙之術曰誕哉末之也已矣聖人弗學非惡生也終始運也短長數也運數非人力之爲也曰亦有仙人乎曰僬僥桂菴產乎異俗就有仙人亦殊類矣

或謂有數百歲人乎曰力稱烏獲捷言羌亥勇期賁育
聖云仲尼壽稱彭祖物有俊傑不可誣也非學之致也
或問凡壽者必有道非習之功曰夫唯壽則爲能用道
唯能用道則性壽矣苟非其性也脩不至也學必至聖
可以盡性壽必用道所以盡命

或曰人有自變化而仙者信乎曰未之前聞也然則異
也非仙也男化爲女者有矣死人復生者有矣夫豈人
之性哉氣數不存焉

或問曰有養性乎曰養性秉中和守之以生而已愛親
愛德愛力愛神之謂嗇否則不宜過則不澹故君子節

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滯底昏亂百度則生疾故喜怒哀樂思慮必得其中所以養神也寒暄虛盈消息必得其中所以養體也善治氣者由禹之治水也若夫導引蓄氣歷藏內視過則失中可以治疾皆非養性之聖術也夫屈者以夫申蓄者以乎虛也內者以乎外也氣宜宣而遏之體宜調而矯之神宜平而抑之必有失和者矣夫善養性者無常術得其和而已矣鄰臍二寸謂之關關者所以關藏呼吸之氣以稟授四體也故氣長者以關息氣短者其息稍升其脉稍促其神稍越至於以肩息而舒其神稍專至於以關息而氣衍矣故道者常致

氣於關是謂要術凡陽氣生養陰氣消殺和喜之徒其
氣陽也故養性者崇其陽而絀其陰陽極則亢陰極則
凝亢則有悔凝則有凶夫物不能爲春故候夫春而生
人則不然存吾春而已矣藥者療也所以治疾也無疾
則勿藥可也肉不勝食氣況於藥乎寒斯熱熱則致滯
陰藥之用也唯適其宜則不爲害若已氣平也則必有
傷唯鍼火亦如之故養性者不多服也唯在乎節之而
已矣

或問仁者壽何謂也曰仁者內不傷性外不傷物上不
違天下不違人處正居中形神和故咎徵不至而休嘉

集之壽之術也曰顏冉何曰命也麥不終夏花不濟春
如和氣何雖云其短長亦在其中矣

或問黃白之儔曰傳毅論之當也燔埴爲瓦則可爍瓦
爲銅則不可以自然驗於不然詭哉敵犬羊之肉以造
馬牛不幾矣不其然與

世稱緯書仲尼之作也臣悅叔父故司空爽辨之蓋發
其僞也有起於中興之前終張之徒之作乎或曰雜曰
以已雜仲尼乎以仲尼雜已乎若彼者以仲尼雜已而
已然則可謂八十一首非仲尼之作矣或曰燔諸曰仲
尼之作則否有取焉則可曷其燔在上者不受虛言不

聽浮術不采華名不興僞事言必有用典必有術言必有實事必有功

雜言上第四

或問曰君子曷敦乎學曰生而知之者寡矣學而知之者寡矣悠悠之民泄泄之士明明之治汶汶之亂皆學廢興之由敦之不亦宜乎

君子有三鑒世人鏡鑒前惟順人惟賢鏡惟明商德之衰不鑒於湯禹也周秦之弊不鑒於民下也側弁垢頰不鑒於明鏡也故君子惟鑒之務若夫側景之鏡亡鑒矣

或問致治之要君子曰兩立哉非天地不生物非君臣不成治首之者天地也統之者君臣也哉先王之道致訓焉故亡斯湏之間而違道矣昔有上致聖由教戒因輔弼欽順四鄰故檢押之臣不虛於側禮度之典不曠於目先摅之言不輟於身非義之道不宣於心是邪僻之氣末由入也缺一字有間缺一字必有入之者矣是故僻志萌則僻事作僻事作則正塞正塞則公正亦末由入也矣不任所愛謂之公惟公是從之謂明齊桓公中材也未能成功業由有異焉者矣妾媵盈宮非無愛幸也群臣盈朝非無親近也然外則堯仲射已衛姬色妾非

愛也任之也然後知非賢不可任非智不可從也夫此
之舉弘矣哉膏肓純白二豎不生茲謂心寧省闡清淨
壁孽不生茲謂政平夫膏肓近心而處阨鍼之不達藥
之不中攻之不可二豎藏焉是謂篤患故治身治國者
唯是之畏

或曰愛民如子仁之至乎曰未也曰愛民如身仁之至
乎曰未也湯禱桑林邾遷于繹景祠于旱可謂愛民矣
曰何重民而輕身也曰人主承天命以養民者也民存
則社稷存民亡則社稷亡故重民者所以重社稷而承
天命也

或問曰孟軻稱人皆可以爲堯舜其信矣曰人非下愚則愚可以爲堯舜矣寫堯舜之貌同堯舜之姓則否服堯之制行堯之道則可矣行之於前則古之堯舜也行之於後則今之堯舜也

或曰人皆可以爲桀紂乎曰行桀紂之事是桀紂也堯舜桀紂之事常並存於世唯人所用而已揚朱哭歧路所通逼者然也夫歧路惡足悲哉中反焉若夫縣度之厄素舉足而已矣

損益之符微而顯也趙獲二城臨饋而憂陶朱既富室妾悲號此知益爲損損爲益者也屈伸之數隱而昭也

有仍之困復夏之萌也鼎雉之異興殷之符也邵宮之難隆周之應也會稽之栖霸越之基也子之之亂強燕之徵也

人主患常立於二難之間在上而國家不治難也治國家則必勤身苦思矯情以從道是難也有難之難闇主取之無難之難明主居之大臣之患常立於二罪之間在職而不盡忠直之道罪也盡忠直之道焉則必矯上拂下罪也有罪之罪邪臣由之無罪之罪忠臣置之人臣之義不曰吾君能矣不我須也言無補也而不盡忠不曰吾君不能矣不我識也言無益也而不盡忠必竭

其誠明其道盡其義斯已而已矣不已則奉身以退臣道也故君臣有異無乖有怨無憾有屈無辱人臣有三罪一曰導非二曰阿失三曰尸寵以非引上謂之導從上之非謂之阿見非不言謂之尸導臣誅阿臣刑尸臣絀進忠有三術一曰防二曰救三曰戒先其未然謂之防發而止之謂之救行而責之謂之戒防爲上救次之戒爲下下不鉗口上不塞耳則可有聞矣有鉗之鉗猶可解也無鉗之鉗難矣哉有塞之塞猶可除也無塞之塞其甚矣

或曰在上有屈乎曰在上者以義申以義屈高祖雖能

申威於秦項而屈於商山四公光武能申於莽而屈於
強項令明帝能申令於天下而屈於鍾離尚書若秦二
世之申欲而非笑唐虞若定陶傅太后之申意而怨於
鄭是謂不屈不然則趙氏不亡而秦無愆尤故人主以
義申也喜如春陽怒如秋霜威如雷霆之震惠若雨露
之降沛然孰能禦也

或問曰難行曰若高祖聽戍卒不懷居遷萬乘不俟終
日孝文帝不愛千里馬慎夫人衣不曳地光武手不持
珠玉可謂難矣抑情絕欲不如是能成功業者鮮矣人
臣若金日磾以子私謾而殺之丙吉之不伐蘇武之執

節可謂難矣

或問厲志曰若殷高宗能葺其德藥瞑眩以瘳疾衛武箴戒於朝勾踐懸膽於坐厲矣哉寵妻愛妾幸矣其爲災也深矣災與幸同乎曰得則慶不則災戚氏不幸不人豕趙昭儀不幸不失命栗姬不幸不廢鉤弋不幸不憂殤非災如何若慎夫人之知班婕妤好之

缺一字

明德皇后之德邵矣哉

爲世憂樂者君子之志也不爲世憂樂者小人之志也太平之世事閑而民樂備焉使遽者揖讓百拜非禮也憂者弦歌鼓瑟非樂也禮者政而已矣樂者和而已矣

匹夫匹婦處畝之中必禮樂存焉爾

違上順道謂之忠臣違道順上謂之諛臣忠所以為上也諛所以自為也忠臣安於心故在上者必察乎違順審乎所為慎乎所安廣川王弗察故殺其臣楚恭王察之而遲故有遺言齊宣王其察之矣故賞諫者

或問人君人臣之戒曰莫匪戒也請問其要曰君戒專

欲臣戒專利患之甚矣

缺五字

城重譯而獻珍非

寶也腹心之人匍匐而獻善寶之至矣故明王慎內守

除外寇而重內寶雲從于龍風從于虎鳳儀于韶麟集

于孔應也出于此應于彼善則祥祥則福否則眚眚則

咎故君子應之君子食和羹以平其氣聽和聲以平其志履和行以平其德夫酸鹹甘苦不同嘉味以濟謂之和羹宮商角徵不同嘉音以章謂之和聲臧否損益不同中正以訓謂之和言趨舍動靜不同雅度以平謂之和行人之言曰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則幾於喪國焉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晏子亦云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一聲誰能聽之詩云亦有和羹既戒且平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此之謂也

雜言下第五

衣裳服者不昧於塵塗愛也衣裳愛焉而不愛其容止

外矣容止愛焉而不愛其言行末矣言行愛焉而不愛其明淺矣故君子本神爲貴神和德平而道通是爲保真入之所以立德者三一曰貞二曰達三曰志貞以爲質達以行之志以成之君子哉必不得已也守一於茲貞其主也人之所以立檢者誠其心正其志實其事定其分心誠則神明應之况於萬民乎志正則天地順之况於萬物乎事實則功立分定則不淫曰才之實也行可爲才不可也曰古之所以謂才也本今之所謂才也末也然則以行之貴也無失其才而才有失先民有言適楚而北轅者曰吾馬良用多御善此三者益侈其去

楚益遠矣。遵路而騁應方，而動君子有行，行必至矣。

或問：聖人所以為貴者，才乎？曰：合而用之，以才為貴，分

而行之，以仁為貴。舜禹之才，而不為邪，甚於字缺矣。舜

禹之仁，雖亡其才，不失為良人哉。

或問：進諫受諫孰難？曰：後之進諫也，以受之難故也。若

受諫不難，則進諫易矣。

或問：知人自知孰難？曰：自知者求諸內而近者也，知人

者求諸外而遠者也。知人難哉！若極其數也，明有內以

識有外，以暗全有內，以隱有外，以顯然則知人自知人

則可以自知，未可以知人也。急哉！用已者不為異，則異

矣君子所要乎異者三好生事也好生竒也好變常也
好生事則多端而動衆好生竒則離道而惑俗好變常
則輕法而亂度故名不貴苟傳行不貴苟難權爲茂矣
其幾不若經辯爲美矣其理不若緇文爲顯矣其中不
若樸博爲甚矣其正不若傳莫不爲道知道之體大之
至也莫不爲妙知神之機妙之至也莫不爲正知正之
缺字正之至也故君子必存乎三至弗至斯有守無諄焉
或問守曰聖典而已矣若夫百家者是謂無守莫不爲
言要其至矣莫不爲德玄其奧矣莫不爲道聖人其弘
矣聖人之道其中道乎是爲九達

或曰辭達而已矣聖人以文其隩也有五曰玄曰妙曰
包曰要曰文幽深謂之玄理微謂之妙數博謂之包辭
約謂之要章成謂之文聖人之文成此五者故曰不得
已

君子樂天知命故不憂審物明辯故不惑定心致公故
不懼若乃所憂懼則有之憂已不能成天性也懼已惑
之憂不能免天命無惑焉

或問性命曰生之謂性也形神是也所以立生終生者
之謂命也吉凶是也夫生我之制性命存焉爾君子循
其性以輔其命禮斯承否斯守無務焉無怨矣好寵者

乘天命以驕好惡者違天命以濫故驕則奉之不成濫則守之不終好以取怠惡以取甚務以取福惡以成禍斯惑矣

或問天命人事曰有三品焉上下不移其中則人事存焉爾命相近也事相遠也則吉凶殊矣故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孟子稱性善荀卿稱性惡公都子曰性無善惡楊雄曰人之性善惡渾劉向曰性情相應性不獨善情不獨惡曰問其理曰情善則無四凶性惡則無三仁人無善惡文王之教一也則無周公管蔡性善情惡是桀紂無性而堯舜無情也性善惡皆混是上智懷惡下

愚挾善也理也未究矣唯向言爲然

或曰仁義性也好惡情也仁義常善而好惡或有惡故有情惡也曰不然好惡者性之取舍也實見於外故謂之情爾必本乎性矣仁義者善之誠者也何嫌其爲惡好惡者善惡未有所分也何怪其有惡凡言神者莫近於氣有氣斯有形有神斯有好惡喜怒之情矣故人有情由氣之有形也氣有白黑神有善惡形與白黑偕情與善惡偕故氣黑非形之咎情惡非情之罪也

或曰人之於利見而好之能以仁義爲節者是性割其情也性少情多性不能割其情則情獨行爲惡矣曰不

然是善惡有不少也非情也人於此嗜酒嗜肉肉勝則
食酒勝則飲焉此二者相與爭勝者行矣非情欲得酒
性欲得肉也有人於此好利好義義勝則義取焉利勝
則利取焉此二者相與爭勝者行矣非情欲得利性欲
得義也其可兼者則兼取之其不可兼者則隻取重焉
若苟隻好而已難可兼取矣若二好鈞平無分輕重則
一俯一仰乍進乍退

或曰請祈於經曰易稱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言萬物
各有性也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是言情
者應感而動者也昆蟲草木皆有性焉不盡善也天地

聖人皆稱情焉不主惡也又曰爰彖以情言亦如之凡情意心志者皆性動之別名也情見乎辭是稱情也言不盡意是稱意也中心好之是稱心也以制其志是稱志也唯所宜各稱其名而已情何主惡之有故曰必也
正名

或曰善惡皆性也則法教何施曰性雖善待教而成性雖惡待法而消唯上智下愚不移其次善惡交爭於是教扶其善法抑其惡得施之九品從教者半畏刑者四分之三其不移大數九分之一也一分之中又有微移者矣然其法教之於化民也幾盡之矣及法教之失也

其爲亂亦如之

或曰法教得則治法教失則亂若無得無失縱民之情則治亂其中乎曰凡陽性升陰性降升難而降易善陽也惡陰也故善難而惡易縱民之情使自由之則降於下者多矣曰中焉在曰法教不純有得有失則治亂其中矣純德無慝其上善也伏而不動其次也動而不行行而不遠遠而能復又其次也其下者遠而不近也凡此皆人性也制之者則心也動而抑之行而止之與上同性也行而弗止遠而弗近與下同終也君子嘉仁而不責惠尊禮而不責意貴德而不責怨其責也先已而

行也先人淫惠曲意私怨此三者實枉貞道亂大德然
成敗得失莫匪由之救病不給其竟奚暇於道德哉此
之謂末俗故君子有常交曰義也有常擔曰信也交而
後親誓而後固狹矣大上不異古今其次不異海內同
天下之志者其盛德乎大人之志不可見也浩然而同
於道衆人之志不可掩也察然而流於俗同於道故不
與俗浮沉

或曰脩行者不爲人耻諸神明其至也乎曰未也自耻
者本也耻諸神明其次也耻諸人外矣夫唯外則慝積
於內矣故君子審乎自耻

或曰耻者其志者乎曰未也夫志者自然由人何耻之
有赴谷必隊失水必溺人見之也赴窞必陷失道必沉
人不見之也不察之故君子慎乎所不察不聞大論則
志不弘不聽至言則心不固思唐虞於上世瞻仲尼於
中古而知夫小道者之足羞想伯夷於首陽省四皓於
商山而知夫穢志者之足耻也存張騫於西域念蘇武
於朔垂而知懷閭室者之足鄙也推斯類也無所不至
矣德比於上欲比於下德比於上故知耻欲比於下故
知足耻而知之則聖賢其可幾知足而已則固陋其可
安也聖賢斯幾况其慝乎固陋斯安况其爲侈乎是謂

有檢純乎純哉其上也其次得槩而已矣莫匪槩也得
其槩苟無邪斯可矣君子四省其身怒不亂德喜不缺一
字義也

小荀子

六本二
三
四

...

...

...

...

...

...

...

...

...

...

...

鹿門子

儒家七

唐皮日休

隱書

凡六十篇

醉士隱於鹿門不醉則游不游則息息於道思其所未
至息於文慙其所未周故復草隱書焉嗚呼古聖王能
旌夫山谷民之善者意在斯乎

或曰仲尼修春秋紀災異近乎怪言虎賁之勇近乎力
行衰國之政近乎亂立祠祭之禮近乎神將聖人之道
多岐而難通也奚有不語之義也曰夫山鳴鬼哭天裂
地折怪甚也聖人謂一君之暴災埏天地故諱耳然後

世之君猶有窮凶以召災極暴以示異者矣夫桀紂之君握鉤伸鍤撫梁易柱手格熊羆走及虎兕力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尚力以虐物貪勇而喪生然後世之君猶有喜角觝而忘政受拔拒而過賢者寒浞竊室子頑通母亂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爲蚺豕民爲淫蜮然後世之君猶有易內以亂國通室以亂邦者夏啟畜乘龍周穆讌瑤池神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以幻化致其物以左道成其樂後世之君猶有黷封禪以求生恣祠祀以祈欲者嗚呼聖人發一言爲當世師行一行爲來世軌豈容易而傳哉當仲尼之時苟

語怪力亂神也吾恐後世之君怪者不在於妖祥而在於政教也力者不在於角觝而在於侵凌也亂者不在於衽席而在於天下也神者不在於機鬼而在於宗廟也若然者其道也豈多歧哉

民之性多暴聖人導之以其仁民性多逆聖人導之以其義民性多縱聖人導之以其禮民性多愚聖人導之以其智民性多妄聖人導之以其信若然者聖人導之以天下賢人導之於國衆人導之於家後之人反導爲取反取爲奪故取天下以仁得天下而不仁矣取國以義得國而不義矣取名位以禮得名位而不禮矣取權

勢以智得權勢而不智矣取朋友以信得朋友而不信矣堯舜導而得也非取也得之而仁殷周取而得也得之亦仁吾謂自巨君孟德已後行仁義禮智者皆奪而得者也悲夫

文學之於人也譬乎藥善服有濟不善服反爲害

或曰聖人見一善必汲汲慕之夫丹朱商均雖曰不肖豈便毒於豺虎哉何其嗣之遠也且善足以保身不足以保天下噫丹朱商均苟非堯舜之子一身且不保況天下哉

毀人者自毀之譽人者自譽之夫毀人者人亦毀之不

曰自毀乎譽人者人亦譽之不曰自譽乎
或曰神農牛首蜚仲鳥身信乎哉曰非形也象也夫梟
羊豺獠尚猶類人况聖賢也哉

或曰夏禹爲黃熊信乎哉曰非也感也夫簡狄吞鳥卵
而生契姜嫄履大跡而產稷是也當禹之母夢熊而生
耳不然者禹誠是熊吾以聖人爲罔象也

或曰孟子云予何人也舜何人也是聖人皆可修而至
乎曰聖人天也非修而至者也夫知道然後能修能修
然後能聖且堯爲唐侯二十而德盛舜爲鰥民二十以
孝聞焉在乎修哉后稷之戲必以藝殖仲尼之戲必以

俎豆焉在乎修哉蓋修而至者顏子也孟軻也若聖人者天資也非修而至也

窮山人盡行也大江人盡涉也然而不幸者有遇虎兕之暴蛟龍之患者矣豈以是而止者哉夫途有遇是患而死者繼其踵者惟恐其行之不速也今之士爲名與勢苟刑禍及流竄至是監刀鋸者必名人司流竄者必勢士繼其踵者惟恐其位之不遠也嗚呼名與勢然也吾患其內虎兕乎蛟龍乎是天不爲人幸也非人也其或披林逐虎兕入水嬰蛟龍遇其患也是人不爲天幸也非天也若是以遇禍則終身所爲心之駟僮焉君子

不爲其所不爲小人爲其所不爲

可以威而不威可以殺而不殺難也

潔者不觀其窮觀其富也慎者不觀其危觀其勢也苟當窮能潔當危能慎戒也非真也

古之官人也以天下爲已累故已憂之今之官人也以已爲天下累故人憂之今道有赤子將爲牛馬所踐見之者無問賢不肖皆惕惕然皆欲驅牛馬以活之至夫國有弱君室有色婦有謀其國欲其室者惟恨其君與夫不罹赤子之禍也噫是復何心哉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皮子

採廉於伯夷廉於天下不爲隘矣擇和於下惠和於天下不爲不恭矣取志於伊尹志於天下不爲不大矣

天有造化聖人以教化禪之地有生育聖人以養育禪之四時有信聖人以誠信禪之兩曜有明聖人以文明禪之噫禪於天地者何獨聖人雖禽獸昆虫雲物亦不能自順其化麟鳳禪於祥瑞也蛟龍禪於潤澤也昆虫禪於地氣也雲物禪於天候也而況於聖人乎況於鬼神乎故紆大君之組綬食生人之膏血苟不仁而位是不禪於祿食也况能禪於天地乎吾乃知是禽獸昆虫雲物不竊於天地之覆燾也

舟之有柂猶人之有道也柂不安也舟之行匪柂不進
是不安而安也人之行也猶舟之有柂匪道不行是不
行而行也夫秦失柂於項項遺柂於漢是聖人之道不
安其所安小人之道安其所不安也

伊尹之道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吾得志弗
爲也與之以道取之以道天下可也况一介哉伊尹之
道近乎執吾去執而取廉者也伯夷弗仕非君弗治非
民治則進亂則退吾得志弗爲也不仕非君執行其道
不治非民孰急天下以非君乎湯不當事桀文王不當
事紂也以非民乎桀民不赴殷紂士不歸周矣故伯夷

之道過乎高吾去高而取介者也

柳下惠可事非君可使非民與惡人言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免我哉吾得志弗爲也夫蚍蜉豈過人而有禮哉民之下者亦若是而已柳下惠之道過乎溷吾去溷而取辯者也

於戲黃卷之內聖賢者皆在焉慕而不可及愛而不可必鬱鬱於厲夫至乎是者爲心乎爲身乎心則勞身則憊嗚呼道果不在於自用

古之奢也吾不奢古之儉也吾不儉適管晏之中或可矣噫古之奢也僭今之奢也濫古之儉也性今之儉也

名

學而廢者不若不學而廢者學而廢者恃學而有驕驕必辱不學而廢者愧已而自卑卑則全勇多於人謂之暴才多於德謂之妖

小善亂德小才耗道

以有善而不進以有才而不修孔門之徒耻也

古之隱也志在其中今之隱也爵在其中

吏不與姦罔期而姦罔自至賈豎不與不仁期而不仁自至嗚呼吏非被重刑不知姦罔之喪已賈豎非遭極禍不知不仁之害躬也夫易化而善者齊民也唯吏與

賈豎難哉

人之肆其志者其如後患何

聖人能與人道不能與人志

嗚呼才望顯於時者殆哉一君子愛之百小人妬之一
愛固不勝於百妬其爲進也難

不以堯舜之心爲君者具君也不以伊尹周公之心爲
臣者具臣也

造父善御不能御駑駘公輸善匠不能匠散木吾知夫
不教之民也豈易御而易匠者哉陽貨者仲尼之駑駘
也牙卿者仲尼之散木也

或曰子之道有以邁千人子之貌固不足加於衆噫何哉曰亦何異哉伊臯亦人矣孔顏亦人耳

不思而立言不知而定交吾其憚也

知道而不行知賢而不舉甚乎穿窬也夫盜也者不能盡一室如不行道足以喪身不舉賢足以亡國

金貝珠璣非能言而利物者也至夫有國者寶之甚乎賢惜之過乎聖如失道而有亂國且輸人况夫金貝珠璣哉

聖人行道而守法賢人行法而守道衆人侮道而貨法古之決獄得民情也哀今之決獄得民情也喜怒哀之者

哀其化之不行喜之者喜其賞之必至周公爲天子下
白屋之士今觀於一命之士接白屋之士斯禮遂亡悲
夫

幸君之急而見懲紕已之讐而爲直因躬不好者而爲
廉因人不樂者以爲正大人不由也

聖人之道猶坦途諸子之道猶斜逕坦途無不之也斜
逕亦無不之也然適坦途者有津梁之斜逕者苦荆棘
三王之世民知生而不知化五帝之世民知化而不知

德

毀人者失其直譽人者失其實近於鄉原之人哉

憚勢而交人勢劣而交道息希利而友人利薄而友道退明君善全臣者不狎哲士善全友者不暱

或曰我善治苑囿我善視禽獸我善用兵我善聚賦古之謂賊民今之所謂賊臣

奸妨能害稼不能害人奸邪善害人害稼者有時而稔是不害也雖有祝鮀之佞宋朝之美其害人也可勝道哉

或問君子之道何如則可以常行矣曰去四蔽用四正則可以常行矣曰何以言之見賢不能親聞義不能伏當亂不能正當利不能節此之謂四蔽道不正不言禮

不正不行文不正不修人不正不見此之謂四正鵷鸞
不常見君子慕焉鷲鳩常見小人捕焉噫君子之出處
亦猶夫鵷鸞而已矣

不位而尊者曰道不貨而富者曰文噫吾將謂得時乎
尊而驕者不爲矣吾將謂失時乎富而安者吾爲矣

或曰將處乎世如何則可以免乎謗曰去六邪用四尊
則可矣曰何以言曰諫未深而謗君交未至而責友居
未安而罪國家不儉而罪歲道不高而凌貴志不定而
羨富此之謂六邪也自尊其道堯舜不得而卑也自尊
其親天下不得而絀也自尊其已孩孺不得而娛也自

尊其志刀鋸不得而威也此之謂四尊也

愛雖至而不媿讐已危而不擠勢方盛而知足利正中而識已豈小人之能哉

以儉而獲罪猶遠乎奢以退而遇謗尚愈乎進弓箕之家生子而捨乎弓箕陶旒之家生子而捨乎陶旒噫吾之道猶弓旒陶旒乎

自漢至今民產半入乎公者其唯桑弘羊孔僅乎衛青霍去病乎設遇聖天子吾知乎桑孔不過乎賈豎衛霍不過乎士伍

古之殺人也怒今之殺人也笑

古之用賢也爲國今之用賢也爲家

古之酌管也爲酒今之酌管也爲人

古之置吏也將以逐盜今之置吏也將以爲盜

或曰楊墨有道乎曰噫錢格簞皆有道也何啻乎楊墨哉吾知夫今之人嗜楊墨之道者其一夫之族耳

鹿門子

終